

# 奇山轶事

秋水惟兰  
著

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

# 奇山轶事

秋水惟兰  
  
著

中国  
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山轶事/秋水惟兰著. —北京: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 
2015.1  
ISBN 978-7-5078-3767-4

I. ①奇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4274号

## 奇山轶事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| 秋水惟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贾 鹏 张淑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式设计 | 国广设计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徐秀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|
| 社 址  |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             |
|      | 邮编:1008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| www.chirp.com.cn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广内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640×940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5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9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5年1月 北京第一版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5年1月 第一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078-3767-4/I·503     |
| 定 价  | 38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  
盗版必究

# 目 录

## 上 篇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一 章 | 亲上加亲 ..... | 3  |
| 第 二 章 | 两小无猜 ..... | 13 |
| 第 三 章 | 明媒正娶 ..... | 22 |
| 第 四 章 | 平地风波 ..... | 31 |
| 第 五 章 | 乱世无常 ..... | 42 |
| 第 六 章 | 聚散依依 ..... | 52 |
| 第 七 章 | 情归何处 ..... | 61 |
| 第 八 章 | 不辞而别 ..... | 72 |

## 中 篇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九 章 | 斗转星移 ..... | 85  |
| 第 十 章 | 以怨报怨 ..... | 95  |
| 第十一章  | 情系一家 ..... | 103 |
| 第十二章  | 父子同心 ..... | 113 |
| 第十三章  | 多事之秋 ..... | 122 |
| 第十四章  | 娇娇弱女 ..... | 132 |
| 第十五章  | 冷暖自知 ..... | 143 |
| 第十六章  | 假日惊魂 ..... | 153 |
| 第十七章  | 祸不单行 ..... | 161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十 八 章 | 离情别梦 ..... | 171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
## 下 篇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十 九 章 | 花自飘零 ..... | 181 |
| 第 二 十 章 | 良友如金 ..... | 191 |
| 第二十一章   | 辞旧迎新 ..... | 200 |
| 第二十二章   | 恋河初渡 ..... | 211 |
| 第二十三章   | 似水流情 ..... | 220 |
| 第二十四章   | 绿的永恒 ..... | 230 |
| 第二十五章   | 回头是路 ..... | 240 |
| 第二十六章   | 好梦成真 ..... | 250 |
| 第二十七章   | 天鹅起飞 ..... | 260 |
| 第二十八章   | 门庭重振 ..... | 270 |
| 第二十九章   | 造福一方 ..... | 282 |
| 第 三 十 章 | 花好月圆 ..... | 290 |
| 后 记     | .....      | 297 |

## 上 篇

人生就是一些快乐和不快乐的日子，快乐的日子就像高山流水，哗哗地流失了，而不快乐的日子就像滴水穿石，只有一分一秒地去熬。——题记



## 第一章 亲上加亲

那年香瀑山下的乌家庵村，瘟疫肆虐，十户五空，村里被闹得乌烟瘴气，邻里不相走动，亲戚不敢串门，家家自身难保。一个叫阿牛的男孩，眼看父母奄奄一息，想熬点粥给父母吃，家里偏偏没了柴草，他背着草篓子，上山拾柴。

阿牛走到山下，看见前边一阵旋风向山顶刮去，云雾飘渺中，似有鸟儿从山顶飞起，在风中翩翩起舞。他对着山顶恍惚一阵，心想或许自己也染上了瘟疫，出现了幻觉，回头便不再多想。他把柴草装满了草篓子。

阿牛回家的时候，在山脚下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，香味吸引着他来到一棵树下，他看到一个巴掌大的东西，捡起来琢磨着：“是天鹅吗？形状像，但不是动物。是果子吗？香味像，以前从没看见过。”阿牛在心里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天鹅果，把它揣进了怀里。

回家后，阿牛把天鹅果放在灶台上，香味立时溢满了房屋。阿牛娘迷迷糊糊睁开眼，问儿子：“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”

“娘，我捡到了一只天鹅果。您喜欢这香味，我就把它放在粥里做给您吃吧。”阿牛跟娘说。

阿牛把熬好的粥给娘盛了一碗，娘吃了粥，精神好多了。

阿牛又叫醒了爹，给他吃了一点粥，爹的精神也见好了。

爹也问：“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”

这香气好像提醒了阿牛，他想到了药材。难道这天鹅果是药材？是

治疗瘟疫的良药？这个十六七岁的男孩，正在一个药房里学徒，他想起老先生讲过，芳香可以开窍。他赶紧在剩下的粥里加了很多水，熬了一大锅粥分给左邻右舍，果然瘟疫得到了控制，阿牛和天鹅果挽救了整个村庄的人。

以上是乌家庵村的传说，没有确切记载，也没有确切年代，但村里人都相信。因为隔些年头，村里就会发生一次瘟疫，天鹅果成了一大希望，人们世代都在寻找着那种奇异的果实。

在方圆几百里的土地上，香瀑山是唯一的一座山。它绵延数里路，呈弧形孤立于北方的平原上。两个山涧把山体分为三部分，当地人称前山、中山、后山。前山高耸险峻，怪石嶙峋，山顶常有云雾缭绕。因山势陡峭无路可攀，山顶上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雨季，一挂瀑布从山腰横空而出，使此山更显得神秘莫测。后山矮平多泥土，被开垦成了一层层梯田，自然蔓延到了平原上。中山石多土也多，山顶刚好与前山的瀑布持平，苍松翠柏、奇花异果不计其数。

乌家庵村就坐落在中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。洪武年间，一户姓康的人家，带着四个儿子，从外地搬到了这里，后来又来了一户姓张的，两家互通婚姻和睦相处。几百年过去了，村子发展到了近千人。至今村里还是以这两姓为主，有几家杂姓都是扯亲带故搬来的，也没兴旺起来。

明清时候，张家和康家都出过秀才，康家在清代中期还出过一位举人，这位举人做过一介地方官，置办了一些田产，成了村里唯一的财主。张家一位秀才开了私塾，也传了好几代，如今传到张开来的手上。

张开来最得意的学生有三个：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张翰林，还有两个分别是康显明和罗子亭。康显明是康财主家的独生子，罗子亭的父亲在拴牛镇开着一家大药房。

这年夏天，张开来给学生们讲了阿牛跟天鹅果的传说。吃过午饭，看见老先生卧床小憩，康显明跟师兄弟说：“咱们去找天鹅果吧。”

三个人在山脚下分头找着。

“快来看这是什么？”子亭一声招呼，翰林和显明都闻声赶来，翰林手里采了一把野花，显明拿着几个紫色的小野果子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两个人同时问子亭。

“看那棵树丫上。”子亭指着前边一棵树说。

三个人分开草丛，走到树下，看见树丫上有一个鸟巢，鸟巢里有两

只雏鸟，不时伸出头来“唧唧”地叫上两声。

“哈哈，我还以为你找着天鹅果了呢。”显明笑起来，瀚林也跟着笑起来，他们找了半天只收获了一身汗水，子亭提议到河里洗澡。

河水来自瀑布，因为是雨季，河里的水已经涨满，子亭跑到河边，显明和瀚林也跟了过来。子亭脱了鞋，把一只脚伸进水里，想试试深浅，另一只脚没站稳，身体一下滑到了水里，显明抢先一步，拽住了子亭的衣领，瀚林拉住了显明。

上了岸，子亭吓得哭起来，瀚林抚慰着他说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显明对子亭说：“别哭了。刚才不是大哥，咱俩都让水给冲跑了。不如咱们三个像刘、关、张一样结拜成兄弟吧。”

三人插草为香，跪拜在香瀑山下。

那年张瀚林十五岁，康显明十岁，罗子亭九岁。

时间流失了青春，多年后的他们都继承了祖业，都有了自己的家庭、儿女，那份兄弟间的情谊也变得越来越浓了。

转眼到了一九三四年。这天大清早，康显明起床后，一改往常慢条斯理洗脸的习惯，匆匆往脸上撩了把水，用毛巾擦了。套上那件吊着羊皮里的黑缎面长袍，戴了顶灰鼠皮帽子，穿了毡靴，刚走到院里，就看见一个姑娘急匆匆地闯了进来。

“康叔叔，康叔叔——”来人是私塾先生张瀚林的女儿张佩兰。她身穿一件紫色大襟棉袍，粗黑的大辫子垂到腰下。棉鞋外面套了一双蒲草鞋，圆圆的脸冻得红红的。

“你爹怎么样了？”康显明不等佩兰说完就问道。

“罗叔叔说我爹不大好，让您赶紧过去。”佩兰喘着粗气说。

“哦，子亭来了？”罗子亭是大哥唯一的救星，这几天康显明一直盼着他快来。

“嗯。”佩兰点了点头。

管家老刘从前院出来问：“老爷，我跟您一块儿去吗？”

“你准备点饭一会儿送过来，我三弟来了。”康显明跟在佩兰后边跨出门口，走了几步又折回来，冲着正在打扫院子的长工老冯说：“叫嘉年起来快到张伯伯家来。”

老冯扔下扫帚跑到前院，在嘉年的窗下轻声喊着：“少爷起床吧，老爷叫你快去张伯伯家。”

康嘉年是康显明的独生儿子，那年他刚满八岁，是张瀚林的学生。一听到张伯伯这几个字，他心里就犯嘀咕：上次学的《三字经》还没背过，里面还有几个生字不会写，这几天没人催逼也扔到了一边，这要来个突袭检查还不得挨板子啊，真要命。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——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义——”后边是什么来着，赶紧找出书来应付几句，张夫子果真当着父亲的面检查作业，可不是小事。

康显明来到张家的时候，罗子亭正在给张瀚林清理痰液。他看见显明进来，招呼道：“二哥，快帮我扶着大哥，如果这口痰出不来，他可能就——”

显明抖了抖鞋上的雪，没顾得上脱鞋就爬到了炕上，把瀚林的头揽在怀里，只见瀚林双目紧闭，喉咙里呼啦呼啦像拉锯一样，有节奏地响着，平日那个文质彬彬、中等身材的汉子，已经成了一把干柴，奄奄一息了。

“大哥，大哥。”张瀚林处于昏迷状态，已是无法应答显明的叫声。

“大哥怕是不行了。”子亭说着话，从瀚林的喉咙里取出了一些黏稠的痰液。张瀚林低沉地呻吟了一声，又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他怔怔地看了罗子亭和康显明一眼，最后痛苦地把无神的目光，落在了女儿佩兰的身上。

康嘉年就是这个时候进的门，他穿着厚厚的棉袍，戴着虎头帽子，穿着虎头棉鞋，后面跟着奶娘，在父亲的招呼下，他怯怯地走上前，看了他的启蒙老师最后一眼，终于把悬着的心放进了肚里，然后用小手拉住了跪在炕沿上正泣不成声的师姐。

康显明把瀚林放平了，整整昨天晚上就给他穿好了的送老衣，衣服上还依稀散发着樟脑球的味道。这身衣服是佩兰的母亲病中做的，她像村里的很多人一样，没能逃过那次瘟疫。她在天堂等了六年了，就要和丈夫团圆了。当时张瀚林让女儿打开柜子，拿衣服的时候，康显明说：“大哥，现在穿不着。”张瀚林神秘地笑了笑说：“我想你嫂子了，万一顾不上换衣服，穿一身旧衣服怎么好见她。”看来张夫子的病根，早在丧妻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。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女儿，一动不动，喉咙里呼呼地响着，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
子亭的手沿瀚林的胳膊，向上寻找着跳动的脉搏。显明握着瀚林的

另一只手问：“大哥，我和三弟都在这里，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”

康显明虽然那样问，其实他和罗子亭都知道，张瀚林唯一放不下的，就是他的女儿张佩兰。佩兰一直跪在父亲的身边不停地哭泣，嘉年也跟着哭起来，张瀚林盯着女儿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
显明看了看两个抱在一起痛哭不已的孩子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他摇了摇瀚林的手说：“大哥啊，如若不嫌，咱们就结成亲家吧，我会把佩兰当亲闺女一样看待。”瀚林眨了眨眼睛，一颗晶莹的泪珠从眼角滚落，他就这样永远地辞别了人世。

张瀚林的近亲家族中，人丁不旺，他去世时身边的人也不多，康嘉年的奶娘主动张罗起后事，她又是烧纸又是念咒，前后忙活着。

大家悲泣了一阵，康显明问子亭：“五天前，大哥刚病的时候，我去找你，弟媳说你去了山北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高大宝病了，他的管家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姐夫，带了厚礼过来叫我，我哪好意思拒绝，谁知正赶上了接连而下的大雪，憋在他家里待了半个月。高大宝的病好了，我实在是待不住了，昨天一早就往回赶，马车误住了好几次，坐在车上走了整整一天，晚上才到家。听你弟媳说起大哥的事，天还没亮我就往这里跑。”子亭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连连解释着。

康显明目光停在张瀚林的身上，对罗子亭说：“自从大哥病了就天天念叨你，昨天晚上，还说起我们小时候一起拜把子的事。”

听到二哥这么说，子亭又哽咽起来：“要是早知道大哥会突然病倒，就算爬，我也早爬回来了。”

“大哥，大哥——啊啊——”张瀚林的堂弟张在林提着一壶开水进来，听见了佩兰的哭声也跟着哭起来。

张瀚林生病其间，张在林一直陪着不离左右。夜里也由他值班，昨晚看见堂哥病情加重，一夜没敢睡，熬到傍明天，眼睛和眼皮都打起了架。罗子亭来后，替着他回家稍睡了一觉，哥俩就这样阴阳两隔了。

看见张在林守在了大哥身旁，子亭拉了显明一把，从炕上下来，两人来到了院子里。清瘦偏矮穿着臃肿的罗子亭，跟康显明站在一起，显得康显明格外高大。

子亭放低声音问：“你刚才对大哥说的话可是当真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显明一愣。

“佩兰和嘉年的婚事。”子亭说。

“你以为我只是在安慰大哥吗？”显明没明白三弟的意思。

“小弟认为，两个孩子的年龄差得有些大了，你至少也得跟嫂子商量一下吧。”罗子亭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当着孩子们的面怎么能说戏言，你不愿做这个现成的媒人？”显明觉得三弟有些多虑了。

“那倒不是。”子亭有句话到了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

“在林来了，咱们商量一下大哥的后事吧。”康显明说完往屋里走去。

康家的管家老刘，提了食盒进来。放下了饭就和自己的老婆——康嘉年的奶娘，开始张罗张瀚林的丧事。棺材在几天前就订好了，几个邻居和张在林的老婆也过来了，他们一起把瀚林入了殓。根据张瀚林的遗愿，张在林的儿子张长贵，为伯父披麻戴孝，像儿子送老子一样送走了张瀚林。这以后，张长贵也成了张家财产的继承人。

“佩兰一个姑娘家，一个人生活不方便，让她到我家里住吧。”康显明要兑现对大哥的承诺，跟张在林商量着佩兰的事。

张在林没有同意。“这怎么行呢？大哥没了，还有我呢，先让她住在叶子的房里，以后再慢慢安排。”

张在林一儿一女，女儿叫叶子，已经出嫁，因为自己的男人在家病危，所以没顾上来参加伯父的葬礼。

佩兰住进叔叔家没几天，张家就收到了女婿病故的帖子。给丈夫上完了七七坟，叶子便回到了娘家。张叔叔早把佩兰的床搬了过来，屋子虽小，还能容下两张床，佩兰跟姐姐住在一间房里，早晚说说话，也不再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被窝里抹眼泪了。张家一下子多了两张嘴吃饭，张婶婶有些着慌，晚上悄悄跟丈夫商量着：“眼看就要过年了，佩兰带过来的粮食也不多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

“嗨！”在林叹了口气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，“今年地里收成不好，事情又多，先对付着过吧，明年总会好些的。”

“没了吃的，怎么对付啊？”张婶婶生气地说，“不是大哥没了，佩兰把粮食都带过来，怕是现在正在讨饭的路上呢。”

“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叶子是不该回来的。既然回来了也没办法，这些年她总该有些积攒，你让她拿出点来补贴家用。”张在林的

眼里，女儿跟钱是一回事。他为自己及时想到了这个好主意，松了一口气，“等明年开了春，把大哥那块地好好打理一下，种上豆子和玉米，把咱那二亩麦子也施上些肥。种完了地，你们娘们儿在家管理着，我和长贵出去打工，等宽裕一点，也该给长贵娶媳妇了。”

张婶婶有些为难地说：“叶子这孩子，要说回来也应该，不是她那彩礼钱，咱家连二亩薄田也没有啊。她现在心里正凄凉着呢，又要开口问她要钱，我这当娘的也没脸了。估量着过两天，她婆家也该让她回去过年了。”

叶子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却盼着婆家来人或是来个信，让她回去过年。佩兰知道叶子的心事，忍不住问姐姐：“姐夫没了，姐姐总是黄家的长媳啊，黄家也算是大户人家，怎么这么不懂礼数，就到小年了，还不来接姐姐回去。”

“你姐夫自小就有痼病，一直自顾不暇，我又没有好娘家做支撑，也没能生下个一男半女，在黄家哪里有我的位置啊。说不定他们已经把我忘了。”叶子守着一大盆衣服正在洗，佩兰在给长贵缝补上衣。

“他们不来叫你，姐姐就不回去了吗？”佩兰觉得那个活泼好强的姐姐，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没了自己的主见。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家里还有些东西没拿回来，总要再去趟的。”叶子支支吾吾地说。

“要回你就早些回吧，过了年就更生疏了，去看看黄家人怎么对你。”听了佩兰的话，叶子打算第二天便到婆家去。

叶子走前，张婶婶拉着女儿的手，哽咽了好久，要钱的心思是满满的，但怎么也开不了口。看着叶子转身真的要走了，张在林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狠狠地瞪着自己的老婆，张婶婶看看在林，抹了抹眼泪，对女儿说：“叶子，回去好好伺候你婆婆，她家里宽裕，总会有口饭吃，不像咱家里，怕是这年关也难过去。”

叶子明白了娘的心思，抖开包袱，把那个不丰盈的钱荷包打开，拿出了一半钱递给娘，张婶婶的脸上接着露出了笑容，张在林紧绷的脸也舒展了许多，叶子看看娘再看看爹，又从剩余钱里拿出了一半再递过去，张婶婶一边接钱一边笑着说：“还是闺女懂事啊。”叶子的眼里慢慢溢出了眼泪，最后她从荷包里拿出了一点零钱，把整个荷包都交给了母亲，含泪离开了家。佩兰一直在流泪，先是陪着婶婶流泪，后是陪着姐

姐流泪。

年前，康家蒸干粮的时候，太太嘱咐下人多蒸了几锅，打发老冯挑了两篮子干粮，给张家送去，有馒头、豆包、年糕，又叫嘉年送去了鱼肉。张家这个年过得有滋有味，完全出乎张婶婶的预料，她把这些功劳都归到佩兰身上，跟丈夫说：“我看佩兰比叶子有福，说不定老了还得指望她养咱们呢。”张在林紧抽了两口烟，想说什么，没开口又咽了回去。

正月底给翰林上过了百日坟，张家就忙碌起来。地里刚解冻，在林父子就下地打理，张婶婶虽是小脚，却也干惯了粗活，在地里施肥、翻地，她也做得来。佩兰娇贵，婶婶不让她干粗活，她只管做饭送饭。

开了春，地里长出了草芽，佩兰除了几只小鸡小鸭养着，每天给小鸡小鸭割草割菜，虽然累点，倒也有趣。

康显明几次遇到佩兰提着草篮子进进出出，他不便多问，但心里有了打算。这天他回家对太太说：“自从大哥没了，佩兰瘦了很多，张家不宽裕，不如把佩兰接过来住吧，跟你做个伴。”

“这几天我也这么想。大哥在的时候，也是把佩兰看作掌上明珠，那几亩地从来也没留下她一个脚印。听说佩兰现在还要下地干活，真苦了那孩子。她早晚也是咱康家的人，怎么忍心让她在张家受苦呢？我就准备好房间，你跟他叔叔商量商量，早点把她接过来吧。”康太太是个心慈面软的人，说起话来不紧不慢。

康显明是到农田里找的张在林，他从兜里掏出了几个大洋，塞到张在林手里，还没等在林说话，他先说：“多了几亩地要多交不少本钱，先拿去用着吧。佩兰娇生惯养的，也帮不了你们多少忙，她早晚是我们康家的人，让她早些过来，跟嘉年他娘做个伴吧。”在林一时语塞。毕竟人穷志短，没什么比到手的银子更有分量，他很快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。

康太太为佩兰准备好了住处，康显明看好了黄道吉日。这天显明跟嘉年说：“儿子，今天你跟老常去张叔叔家把佩兰接过来，以后你师姐就是咱家里的人了，要跟她好好相处。”

嘉年很不情愿地拒绝着：“我不去接。虎子他们都笑话我呢，说师姐是我老婆。”

康太太笑了：“虎子他们以后也会有老婆的，他们现在不懂事才这

么说。你先把佩兰接过来，以后你就知道她的好处了。”嘉年知道这个任务推脱不了，只好上了老常的马车。

佩兰早把大包小裹的收拾停当，父母留下的盆盆罐罐都给了叔叔，她只带了随身的被褥和衣物。张婶婶抹着眼泪把她送上了车，康家上上下下热情地把佩兰接进了门。

佩兰不知道这一来是吉是凶，但她相信康叔叔，相信命运。佩兰的姨母是个裁缝，父亲在世时，她时常去姨母家小住，如今姨母不在了，一手好针线活留给了佩兰。在康家不像在张家，里里外外有下人伺候，什么都不用她动手，她就抬起了针线活，绣绣花，缝缝荷包。先时找些老样子照着绣，后来自己有了创新。康显明的烟荷包、康太太的香荷包、奶娘的钱荷包，康家一时多出了好多荷包，荷包上洋溢着鸟语花香。

嘉年不愿意跟师姐走得太近，他甚至对媳妇这个词都很厌烦。佩兰想讨好师弟也没有机会。她精心绣了几个荷包，绣上花鸟飞禽，有的装了泥弹子，有的装了铜钱，趁吃饭的时候送给嘉年。嘉年不想要，但怕母亲唠叨，权且收了。

这天，嘉年拿盛泥弹子的荷包出去玩，被一帮小伙伴发现了。“哎呀，这么俊的荷包啊！嘉年少爷，你怎么舍得装泥弹子呢？”先是一个小姑娘发出了惊叹，接着就有好多小朋友，围上来传看那个荷包，无人不啧啧称美。

嘉年那天也发现了荷包的美，回家后他什么也没说，但从此对师姐有了些好感。

佩兰住进康家不久，叶子又回到了娘家。她去康家看佩兰，告诉佩兰这次回来就不再回去了。

“你婆婆说以后不让你回去了？”佩兰坐在叶子的对面问。

“不是那么简单。”叶子迟疑了一会儿说，“自从没了你姐夫，我小叔子得空就往我屋里跑，一不小心就被他搂住，又是亲又是摸的，我怕他老婆知道了打我，又不敢吭声。那次他老婆回了娘家，晚上他去敲我的门，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顿，我故意大声让婆婆听见，好让她做个处分。”

“你婆婆把你赶回来了？”佩兰看着姐姐手腕上的玉镯子问，之前她没见叶子戴过。

“她哪里敢啊，她怕我闹大了，让我小叔媳妇知道了。我好惹，人家可不好惹，我小叔子的岳父，在县里也是个人物啊。”叶子说到这里，脸上明显有了神采。

“你婆婆怎么处分的？”佩兰紧接着问。

“咱们穷人好打发，给几个钱就行了呗。”叶子的声音又低下来了。

“不给钱你也待不下去了，借这个机会离开黄家也好。”佩兰为叶子的境遇难过，更为姐姐的未来担忧着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以后再不回去了。”叶子答应着佩兰。

张佩兰为姐姐松了口气。但叶子觉得，自己像一片柳絮，获得自由的同时，也失去了依靠。